

司 马 玉 常 之 卷

44.618

Y X

3.5

504864

司马

第三辑

当代杂文选粹

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

司馬

司馬司馬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三辑

司马玉常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秀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

司马玉常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875 插页：2

字数：62,000 印数：1—3,550

ISBN 7—5404—0345—4

I·273 定价：1.40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I
请摸一摸月亮	1
不如人意与异想天开	8
关系学第一章	12
士与知己	20
“情郎妹子”与“正旦”	24
保险系数	30
奔腾之愿	34
花鸟虫鱼之类	37
所谓“之最”	42
“相濡以沫”与不“相忘于江湖”	47
从具体的抽象到抽象的具体	51
争“理”与争“气”	55
“东洋货”的今普及其它	59
“一阔脸就变”	63
未必“总是对的”	69
龙虎斗余闻	73
关于零次、半次、一次和X次性审美效应	78
人——文明人——革命人	83

穿超短裙的自由女神之类	90
绝对空虚	95
拆开包装	100
话说“干校女侠三戏管锥道人”	104
广州屋檐下 (六则)	109
编者后记	117

请摸一摸月亮

礼义之邦的中国，有许多东西是摸不得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统治了我们历代的祖先多年，养成一代代循规蹈矩的“君子”，美称“正人”。至于“小人”，干脆就告诫他“各人自扫门前雪”，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即便“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这告诫似也有点效果。然而，无论君子、小人，有时也不行。

“采菊东篱下”的陶彭泽，“悠然”久了，竟也异想天开地“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化为爱人的鞋子，可见“君子”也不能一味的“君子”下去。但他“止于礼义”，说说罢了，并未真的去“附素足”，因为一“附”，就“非礼”了，会遭到“鸣鼓而攻之”的厄运。所以有的古人题自己的居处曰“蜗庐”，便是在宣告自己凛遵礼义，不敢乱摸，虽然他在“庐”里想不想“非礼”很难确说。

中国的“国民性”里，除有过“阿Q精神”外，还有过这蜗牛味，实在是民族之大不幸。当然，“国民性”里还有勤劳、智慧之类的美德，因非本题，故不论及，望“难道是这样的吗”诸公不要求全，

否则文章和句子都会太长。“当然”已毕，再接着说下去。——那结果，是蜗牛君的安全和社会的停滞，以及封建制度长达数千年的绵延，还有伸展到新社会来的封建意识的影响，使后人大吃苦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横看历史，不安于“蜗庐”的现状，竟敢去摸老虎屁股的“蚁民”自然也有过不少，历代的农民起义者便是。但那结果多不美妙，不是被“剪除”，掉了脑袋，便是被“招抚”，变了奴隶或是奴才，终于还是回到蜗壳里去重温“礼义”。幸而时逢际会，竟然弄成功了的也有，譬如汉高祖刘邦。当其蜗居“亭长”之时，他是很有点摸老虎屁股的勇敢的；一朝升为“高祖”，他就把别人赶回蜗壳，重新拾起“非礼勿”的棍棒来了。

所以，封建社会依然的绵延下去，蚁民的境遇和先前也并不两样，直到五星红旗在中国的大地飘扬，情况才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而如此明确地意识到封建思想还在作祟，有时甚至是相当的猖獗，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则是在解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

往者已矣。在付出了血泪代价以后，能有不少人取得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认识，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很大的进步，蕴含着得以推动我们从枕着的成绩上抬起头来，并且继续前进的希望。

其实，凡有改革，能够进步，总得先要去摸一摸；而摸一摸之后，固然有感到烫手，因而其心惴惴，觉得不大好办，重又退回蜗壳去的；但也有知难而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要攻科学之关，不去摸一摸数理化；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不去闯一闯极左路线设下的各种禁区；要完整地准确地贯彻马列主义，并让真理通过实践的检验而继续发展，不去突一突本本主义……都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得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正如面壁苦修自以为可以成佛，其实是心的幻影，聊以自慰一样。唐僧要是不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他是永远取不来真经的。然而，我们却看见多有自以为十分虔诚的和尚，他倒把敢于勇闯南天门、拼力降妖斗魔的孙悟空看成大逆不道，时不时要念起紧箍咒来，而一旦真经到手，他却又会大搭法台，宣扬布道，算是他和尚的功德。真是：阿弥陀佛。

我们说人民革命好，社会主义好，并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漂亮的名目。除了解民于水火、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目的，它首先具有并且鼓励人们敢于去摸一摸的精神。你说三座大山其势巍巍，千万动不得。他就要去动一动，摇它几摇，而且终于把它推倒。你说金钱是社会的根本，爬上去是人生的真谛，大鱼吃小鱼是不可移易的法则。他就要去改变这“根本”，锄掉这“真谛”，换换这“法则”，而

且终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的人民，被那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压得太久，压弯了腰，喘不过气，已有几千年了，似乎天地都只能凝固在这一点上，不会再有一片新天了。他就敢于一脚踢开老谱，肩住因袭的重担，放人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正是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显示了他真实的令人信服的生命力，而不是语录背了多少条、标语贴了多少张、口号喊了多少声。那些创造发明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尖端技术”的新造神者，且不谈他丑恶卑劣的个人目的，对于领袖和革命，他其实是在极尽其歪曲和污蔑之能事！因为他能叫人不胜其烦而不由不产生怀疑：号称无神论的辩证唯物论的忠诚信奉者，怎么竟会不遗余力地大造其神，岂不自相矛盾？

现在，提高了觉悟的人们，摸了新造神者、本本主义、禁区设置者等等的老虎屁股，叫人再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禁锢不住的生命力，从而涌起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革命发展的新的希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停滞是衰亡的预兆，已是为无数实践所检验的真理，我十分欣喜地看见许多人造和自造的蜗壳被毫无留恋地抛弃。

“思想再解放一点”，这是我们向前迈步的前提。

囿于陈规，难移新步，不后退也只能在原地转圈。然而，已经有人在骂“缺德”了。这“有德”的“君子”，俨然真理正义在握。他自许为工农兵的代表，描出了纸上的世外桃源，要人们继续拿“瞒和骗”的文艺去“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包着美丽花纸的麻醉药，于不思前进的蜗牛君倒很相宜，因为既得“革命”之名，而不须艰辛移步之实，很可“玄酒颂皇仁”——“歌德”，得其所哉。但是，“瞒和骗”并非真“歌德”，不过是阿谀奉承，工农兵未必喜好；讲真话可能不那么动听，却有实益。林彪、“四人帮”“歌”的还少吗？“最最最最……”堆积如山，骨子里头呢？“有德”君当然并非如此，却还要拾其余唾，叫人缩回蜗壳里去闭目而“歌”，这究竟对谁有利？不过，改革者被骂退的事极少，因为这究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登月车早已上了月球，我们依然背着蜗壳在爬，不思轻装前进，却捧住新老国粹把玩感叹，于“绿荷盈盈”中“悠然”见“真经”。——不，社会主义不会这样“自然而然”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会这样“自然而然”地到来的。搞“瞒和骗”可能以“悠然”开始，却只能以“愕然”告终。林彪是这样，“四人帮”也是这样，的确是“前车可鉴”。

歌，自然也要歌的。有良知的作者，是要在鞭挞假马列的“瞒和骗”时，歌颂真马列的敢于面对

真实的现实；批判拉大旗作虎皮、倚势欺人的势利小人时，歌颂不计个人荣辱，与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搏斗的英雄；敲打僵硬的蜗壳冀其苏醒时，歌颂敢去摸一摸的精神……“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歌德”君谈到工农兵养育、保卫了我们——这个确然的真理，我们虽无“琼瑶”可报，却也不愿用假话去骗，以博取半顶乌纱，只能奉献以一点真心，说点真的或较真的话。究竟何者可算是“德”？这倒不难判别。证之历史的经验，前者可保安全身荣，后者往往难免挨打。不过，在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教训之后，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还能让这样的历史重演？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虽说也还不能拍胸膛、打包票，但也不能因此就不前进了。

资本主义制度之腐朽，那是毫无疑义的。略长两岁年纪的人，大约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切身体会。但他们发展科学技术时提倡一种去摸一摸的做法，却还可汲取来为我所用。看惯了动物园里“请勿逗弄动物”的牌子，认为是当然之理，美国某公园却能答允斯坦福大学的彭妮的请求，让她“逗弄”大猩猩柯柯，从而发现它经过适当的训练后，具有近乎儿童的智能。我们也看惯了展览会上“眼看手勿动”的纸条，认为是当然之理，而某航天展览会上，却特地要展出一块宇航员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纸条上写道：“请摸一摸月亮。”

这个“请摸一摸月亮”非常耐人寻味。亘古以来，月亮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们的前人，在责人痴心妄想，或者表示为爱情或什么理想愿去做那做不到的事情时，才打个比方说：“上天摸月，下海捞针”，不过极言自己热烈的心肠罢了，并不以为当真可以办到。然而，“请摸一摸月亮！”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月亮——虽然不过是月亮上的一块石头。设想当人们摸了一摸之后，会引起多少遐想？生出多少感慨？涌现多少情思？“原来月亮也还是可以摸得到的！”——自然得经过科学的而不是虚幻的，非凡的而不是一般的努力！

这“摸一摸”之能推动人们“只要敢登攀”的勇气和信心，其实又岂止于一个月亮？

我不认为这能叫做“缺德”。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

不如人意与异想天开

读体坛珍闻，才知道最初的篮球筐，竟然是个字纸箩似的东西，投球进篮后，要暂停比赛，让人爬梯子上去把球取出来。三年之后，藤篮筐改成铁篮筐。再过十二年，铁篮筐里加了个两边垂下球场的薄铁条编织物，球进篮后，不用爬梯，只消把薄铁带子一拉，球便翻出筐来。随后有人设计了线制球网，但取球还得靠拉带子。又过了十五年，这才打开筐底，让球自然落下。

这个改革过程，前后花了三十年时间。

这并非因为前人“笨拙”，而是改革需要实践，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从比较中找出优劣所在，甚至还要在无可借鉴中创造新的“最佳方案”，再在新的实践里把它推翻，由总结、比较达到更新的创造。这样一步一步，逐渐趋于成熟。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做事后诸葛亮，那是十分容易的，因而往往把创业的艰辛，看做难以理解的“牛步”，但如果我们身临其境，很可能连步也迈不开呢。

发明了这个“字纸箩”的奈·史密斯博士是可敬的，其聪明与勇敢并不亚于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猿

猴，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人想到并且敢于把球投到“字纸箩”里去而由此展开比赛。在当时的旁人看来，这举动未免有些“异想天开”，有如当初看莱特兄弟制造人类第一架飞行器想飞上天去的人们一样，心里头是会有点以为不可思议的。然而，莱特兄弟终于飞上了天，“字纸箩”开启了篮球运动的先河；不可思议的异想天开，一粒火似的点亮了改革与创新的灵感。而目光不离身前三尺的人，往往会斥之为虚妄，因为它会毫不留情地轰毁他们早已非常习惯的老谱。

这异想天开如果不是那种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玄想，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理想，它便会萌发出创新的幼芽，开出改革的鲜花；培育得宜而不加以扼杀，它便能结出推动文明进步的硕果。有趣的是，那最初的契机，却来自对于现状的不满，也就是对于现状有某种不如人意之感。这话说来似乎有点危险，在过去某个时候，某些神经过敏者可以由此给人罗织引申出“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来的。然而，布鲁诺虽然被烧死在宗教法庭的愚妄与凶残之火中，却并不能改变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正是因为不满于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敲骨吸髓的剥削压榨，才有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想天开”；不满于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现状，才有了向新阶段过渡的“异想天开”。不满